



## 大会

第六十六届会议

正式记录

## 第十八次全体会议

2011年9月22日星期四下午7时举行  
纽约

主席： 纳西尔·阿卜杜勒阿齐兹·纳赛尔先生 . . . . . (卡塔尔)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 Archondo 先生(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主持会议。

下午8时20分开会。

## 议程项目8(续)

## 一般性辩论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陆克文先生阁下发言。

陆克文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自我们上一次于一年前在大会共聚一堂以来，我们看到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态发展。民主抗议和民主改革遍及整个阿拉伯世界，我们再度发现，自由是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少数人的权利。此外，全球经济危机在继续，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危险时期，在世界各地，劳动人口的就业和生计受到了威胁。

尽管很少见诸头版头条，但现已伴随我们许多年的其它严重全球挑战继续令人不安、悄然无声地发展——极度贫困、环境退化、核武器继续扩散、加强人权。所有这些挑战都竞相在已经满满当当的国际议程上争夺人们的注意力。

我们的全球机构正在努力理解——更不用说有效应对——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这一系列广泛的挑战——这些挑战是我们现在简单称之为全球化现象的

不可避免的结果。简而言之，我们处于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国际化，但我们能够利用的体制仍主要是国家性质的。可以更直截了当地说，对于民主政治的参与者来说，答案或许在国外，但所有选票都在国内。

三年前，当我第一次在这个讲台上发言时，我谈到整个全球经济上空乌云密布。当时，我们似乎正处于自由落体状态，我们所有人都在朝深渊里看，在一个世纪中发生第二次全球衰退的可能性真实存在。通过在2009年采取协调干预措施，我们止住了这个坠落过程。然而三年之后，全球经济危机在继续，仍然能够吞噬我们所有人。复苏仍然举步维艰，失业人数在增加，信心在减退。人们越来越担心主权债务水平，也对是否有国家和国际意愿来应对这些挑战感到关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本周发布了对全球经济形势的严峻警告，强调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危险阶段。那么，我们应当做些什么？

第一，应当改革金融体系，不应当再要求纳税人为某些金融机构的不负责任行为买单。第二，各主要经济体都有必要根据20国集团的《强有力、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找到逐步返回财政盈余状态的可靠办法。第三，我们必须防止保护主义再度抬头，我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506)。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们还必须完成多哈回合，因为，如果我们重蹈 1930 年代破坏就业并把一次金融危机变为大萧条的保护主义的覆辙，历史将会谴责我们。

第四，为了使国际贸易增长，使中国的国内需求为世界各国经济的增长作出更大贡献，我们还必须确保推行汇率改革，特别是人民币的升值。最后，我们必须以明确的领导能力并本着坚定的目标，确定和实施一系列其它推动全球增长的新的创新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为电力、水、农业、交通和通信等部门必需的基础设施革命提供创新的公私合作融资。必须通过碳定价机制来充分利用绿色能源革命创造就业的潜力，同时，妇女和青年必须充分参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这些不光是有益的社会政策。它们也不仅仅是有益的环境政策。它们是现在所需要的经济政策，可促成全球经济所缺少的下一波增长。因此，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把目光投向下一个选举周期之外的全球和国家政治领导人，他们能够着眼于长期而不是短期，能够看战略而不是战术，而且能够看到必需做些什么，而不仅仅是眼前的紧迫事宜。

过去十年中，我们看到，经济力量加快向亚洲转移，标志着亚洲在 200 多年的中断后，作为全球经济重心的中心再度崛起。2000 年，中国只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3.7%，印度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到 2030 年，这两个国家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将超过 20%，而且将继续增加。2001 年，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占全球的 16.6%，现在，它们占 39%。

因此，在亚洲发生的一切现在都会对全世界，而不仅仅对区域自身产生根本性的重大影响。亚洲的经济增长总体上一直对全球经济有巨大好处。

但是，亚洲的军费也呈几何级数增长。过去 20 年来，东亚的军费增长了近 150%。同期美国的军费增加了 36%。亚洲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和军事紧张状态，它已经成为新的全球军火市场。

其中一个军事开支大户是北朝鲜，尽管它的人民在承受贫困。北朝鲜的核武器计划和远程导弹计划是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我们区域的最大威胁。

为了充分应对亚洲的这些和其它安全挑战，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区域体制架构来补充联合国，以帮助建设透明度，实现合作和在长期建设我们区域的共同安全感。

为此，澳大利亚提出了亚太共同体的理念。作为一个集体，区域各国现在有机会通过扩大后的东亚首脑会议实现这一构想。东亚首脑会议今年将首次包括美国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假以时日，一个更强有力的东亚首脑会议能够在区域层面促进基于规则的秩序，这也是联合国在全球为之奋斗的目标。这项任务对避免亚太区域出现具有破坏性的战略误判至关重要，这种误判也会破坏全球经济增长。

我要再次指出：在亚洲发生的一切不仅事关亚洲，也事关全世界。

在与澳大利亚更邻近的南太平洋区域，民主和我们都肩负的发展这些经济体和保护其自然环境责任的共同纽带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我们感谢秘书长出席太平洋岛屿论坛，那是联合国秘书长第一次与会。他致力于我们区域的事务表明国际社会关心太平洋地区的繁荣、可持续性和民主。

自大会上一届会议以来发生的全球事件突出表明，人们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是不可分割的，也是普遍的。澳大利亚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一道，赞赏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目前在叙利亚寻求他们与生俱来权利的公民的勇气。

在埃及，随着该国即将举行重要的议会和总统选举，我们目前正在支持改善旱地农业，并且协助实施城市就业方案。在突尼斯，我们正在提供农业援助和选举援助。在利比亚，澳大利亚是国际上首先倡议建立禁飞区保护平民的国家之一，而当时卡扎菲似乎注定将取得胜利。我们感到自豪的是，自利比亚冲突开始以来，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世界上向长期受苦受难的

利比亚民众提供帮助的第三大人道主义捐助国。我们还随时准备协助未来新利比亚的机构建设工作。

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在叙利亚继续发生的暴行。叙利亚政府应当汲取利比亚的教训。我们呼吁巴沙尔·阿萨德现在就下台，以便现在就开始政治改革，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对大马士革加紧施压，促使其回应要求合法自由的叙利亚人民的呼声。

12个月之前，我们没有料到在埃及、突尼斯或利比亚会发生变革。但是，我们当时确实希望看到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带来永久和平的历史性进程取得进展。遗憾的是，没有任何进展。澳大利亚依然致力于通过谈判达成的两国解决方案，这将使一个安全和独立的以色列能够与一个安全和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毗邻共存。

过去10个月中，我曾三次前往耶路撒冷和拉马拉，每次都与内塔尼亚胡总理和阿巴斯主席举行了会晤。我敦促双方开展直接谈判。我提出，举行这些谈判的基础应当是1967年边界加上适当的土地交换。我提出，应当通过直接谈判解决剩余的最后地位问题，即返回权、耶路撒冷地位、圣地以及保障外部安全问题。

我担心的是，如果我们不能看到在近期完成这些事项，该区域迅速改变的地缘政治格局将使实现持久解决的前景更加渺茫。我们已看到以色列与埃及之间出现了紧张。我们已看到以色列与土耳其之间关系出现裂痕。我们不知道，目前的阿拉伯和平计划框架还将留在谈判桌上多长时间。我们都担心再次出现我们过去看到过的那一类“起义”。

作为以色列的朋友，我们担心，如果不能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以色列的安全局势在今后一年将迅速恶化。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朋友，我们认为，进行直接谈判以建立一个也能保障以色列安全的巴勒斯坦国的时候已经到了。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担心，随着整个中东地区的实地局势继续改变，后果将

是严重的。我还注意到，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今天已经表达了这些看法。

因此，澳大利亚敦促双方抓住现在的时机，打造新中东的未来。我们希望，在确定我们应对提交到联合国面前的任何决议作何反应之前，未来几个星期将在纽约产生结果。

恐怖主义是所有文明人民的敌人。9·11袭击十年之后，恐怖主义仍然对我们公民的安全与保障构成极大的威胁。许多澳大利亚最优秀的儿女在阿富汗的反恐斗争中献出了生命。澳大利亚将在阿富汗坚持我们的事业，因为我们绝不向恐怖主义屈服。

恐怖主义威胁成千上万的人，核扩散则危及成百上千万人。澳大利亚依然坚定致力于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并正在为此积极努力。正因为如此，我们与日本一道提出了“防扩散和裁军倡议”，以便推进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2010年审议大会的议程。

当我们在大会发言的此时此刻，我们应当提醒自己，人类有五分之一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今年非洲之角的破坏性干旱已经生动展示了这一挑战的严重性。我在7月份访问受影响地区时看到了情况有多么严重。澳大利亚捐助了约1亿美元。我们为成为这场危机的第四大国际捐助方感到自豪。我们将继续提供帮助。

去年我们齐聚一堂，审视我们在兑现到2015年使10亿人脱贫的集体承诺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情况并不好。大多数千年发展目标不可能实现。过去五年来，澳大利亚已经把其官方发展援助增加了一倍，我们正走在到2015年前使援助再翻一番的正轨上。根据现有数据，这将使澳大利亚的官方发展援助预算达到世界第六位。

国际社会必须支持区域和全球努力，以便满足粮食安全的战略需求。预计全球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93亿，估计全球粮食生产将需要增产70%，以便养活全世界人口。

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我们也应当直言不讳。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完全没有履行它对全世界穷人的责任。新管理层领导下的粮农组织必需制订今后的明确优先事项，并且消除它长期以来已经习惯的不可持续的行政管理费用。如果粮农组织不这样做，澳大利亚将根据我们新的援助实效标准，全面审查我们对粮农组织提供的发展资金。

粮食对发展至关重要。受教育的权利也同样如此。应当给世界上所有儿童生活的机会，这对他们和他们的经济来说都有好处。因此，通过汲取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和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的经验，澳大利亚认为，现在是国际社会考虑建立一个具有促进学校教育明确授权的新公私合作机构的时候了。

目前，这一任务由世界银行、儿童基金会和教科文组织共同承担，私营部门的参与微乎其微。因此，我们应当考虑设立一个新的全球教育基金，完全把精力集中在到 2015 年时使近 7 000 万儿童入学这项紧迫任务上。澳大利亚将会考虑为这一机构提供实质性捐助，以尽快地带来切实成果。我请目前的和可能的教育捐助方加入这项基金。

在支持世界上的弱势人民时，我们也认识到，全世界估计有 3.7 亿土著人民，分布在联合国 193 个会员国的 90 个国家中。他们仍然是世界上最边缘化和最弱势的群体，包括在我国澳大利亚也是这样。因此，澳大利亚政府除向“被偷走的一代”道歉外，还寻求在宪法上承认我们的原住民。我们还致力于弥合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和非土著居民之间的差距。

我们应对世界各种发展挑战的希望与地球本身的健康状态密不可分。这个星球最终只能承受这么多。科学家告诉我们，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平流层臭氧损耗、化学污染、海洋酸化以及淡水储备耗尽等问题上，我们不应冒险逾越地球的极限。这不仅是大气极限的问题，也是海洋极限的问题。

明年在里约，国际社会将有机会采取决定性行动，以便保护目前处于压力之下的地球，我们还必须在气候变化方面采取有效的全球行动。气候变化不会消失，即便一些人选择采用把头埋进沙堆的简便方法。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的子孙将永不会原谅我们，他们也不应原谅我们。

作为全球社会，我们面临着会带来历史性后果的挑战——对我们全球经济、对全球安全、对所有人基本自由、对我们全球环境、对我们公民安全、对我们帮助世界贫困人口的义务以及对地球极限本身都会产生后果。

虽然我们面前有这么多挑战，但过去一年证明，正如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关于利比亚和科特迪瓦的决定中所看到的那样，如果国际社会确实果断地采取集体行动，我们就能够发挥作用。但要做到有效，联合国这个全人类的议会就必须继续凝聚会员国的政治意愿，使我们的全球机构发挥作用。否则，我们将只是在造声势，声音响亮而且充满感情，但最终却毫无实质意义。

潘基文秘书长两周前到访澳大利亚，他看到的是一个珍视联合国所代表的有章可循体系的国家。今天的澳大利亚是一个有着全球利益的中等国家，它本着自由和人人享有公平的深刻价值观行事。这是我们为其在全世界所开展的工作而感到自豪的澳大利亚。这是对良好国际公民原则笃信不疑的澳大利亚。这是挽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的澳大利亚，天性乐于参与的澳大利亚，想要为全人类更好的明天做出创举的澳大利亚。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扎勒迈·拉苏勒先生阁下发言。

**拉苏勒先生**(阿富汗)(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在此宣读我国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阁下的讲话稿。由于阿富汗前总统、高级和平委员会主席布尔汉努丁·拉巴尼先生在恐怖阴谋中惨遭暗杀，卡尔扎伊总统不得不从纽约紧急赶回喀布尔。

下面是总统的讲话稿全文：

“我很荣幸在今年的届会上向大会发表讲话，尽管我很遗憾不能亲自到会。我前天还在纽约，期待参加大会本次重要届会。但是阿富汗前总统、高级和平委员会主席布尔汉努丁·拉巴尼教授殉难的悲惨消息传来后，我不得不回到喀布尔。在我国和平的敌人所策划的怯懦恐怖阴谋中，拉巴尼教授遇刺身亡。

“此时此刻，阿富汗全国正在哀悼，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位深受尊敬和爱戴的全国知名人士，而且是一位和平的捍卫者；他直到光辉一生的最后一息，还在为祖国的和平不懈工作。世界各国首脑为阿富汗的这一巨大损失发来了唁电，我在此表示感谢。

“大会作为各国间的最大规模集会，是世界多元性的最高体现。它也是一年一度最神圣的机会，让全球注意到我们各国的关切，以及我们认为需要得到世界关注的问题。

“过去一年中，世界不仅目睹了中东历史性的政治动荡，而且还遇到了有增无减的全球经济危机、粮食和能源价格暴涨以及因自然灾害而导致的巨大损失。在世界多数国家，人民生活条件出现恶化；另有许多国家则仍然前景黯淡。简而言之，我们生活在危机和不定的时代，国际合作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才显现出其真正的作用和意义。

“十天前，这座城市举办了 9·11 恐怖袭击 10 周年纪念活动。我要代表经历过最恶劣形式恐怖主义灾祸的阿富汗人民，悼念和缅怀 9·11 悲惨事件的死难者，并对这个纪念日所唤起的美国人民的伤痛寄予同情。

“值此机会，我敦促大会也想一想 9·11 以前全世界遭受恐怖和暴力伤害的几百万人以及 9·11 之后 10 年间丧生于恐怖主义暴力的那些人。

“我国阿富汗受害最深，但是从巴基斯坦到印度、伊拉克、欧洲、再到世界上许许多多其他国家，他们也都沦为这一现代和平天敌的受害者。我敦促大会也对全世界许多国家在反恐斗争中付出的牺牲表示敬意。不过最重要的是，自当年世界面对共同的敌人，在震惊之余前所未有地下决心采取行动以来，10 年已经过去，我要请大家停下来总结一下得失成败。

“今年晚些时候，阿富汗也要就塔利班统治结束、新政治时代开始 10 周年举行纪念活动；这一时代的特征是开始向着和平、繁荣和民主生活方式迈进。在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慷慨帮助下，我国取得了许许多多值得庆祝的巨大成就。这 10 年是我们古老国家历史上真正独特的篇章。

“几十年的冲突和暴力之后，我们抓住机遇，采取大胆步骤，使国家重新获得统一，为年轻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我国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成就，比我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的成就都要大。阿富汗人民从未享有过象现在这样的教育和卫生机会，也从没见过全国基础设施有如此大的发展。

“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安全这一任何国家发展都需要的关键要素，我们对自身成就的感激之心和自豪感打了折扣。尽管阿富汗人民真诚投身于国际反恐斗争，并在这条道路上付出了难以估量的牺牲，我们却尚未收获成果，尚未过上没有暴力和恐怖的生活。

“我们阿富汗人感到骄傲的是，过去 10 年间，我们一直协作开展世界反恐斗争。虽然我们共同战斗，在极端主义分子长期控制的一些堡垒地区摧毁了他们，但他们仍在其他地方继续猖獗。如今，我们看到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即青年人变得越来越极端化。基地组织尽管头目被消灭，却仍活跃在这个地区；塔利班的好战性仍然像致命的幽灵一样笼罩着我国。两者都继续在这

个地区获得庇护和支持，继续从事活动。此一庇护问题无疑是反恐斗争的致命弱点所在。

“只要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仍对国际安全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和平就仍将维系于这个地区反恐斗争的成功。不过，为了取得成功，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审视并调整我们的反恐策略。我们迫切需要使我们的战略更有重点，使我们的集体斗争更注重目标和成果。在确定谁是我们的敌人的时候，我们不能专挑地理状况便于我们进入的那些地区，而是要视其构成多大的威胁而定，不管其位于何处。

“阿富汗人民尽管在国际反恐斗争中遭受了难以言表的损失，但仍然积极支持这一斗争。可是，我们看不到斗争的成效：普通百姓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远在阿富汗城乡以外的恐怖分子庇护所却完好无损。这场斗争要维持公信力，最重要的是把目标集中于恐怖主义的孳生地。

“另一方面，说到塔利班叛乱分子，我们认为军事行动不是唯一解决办法。我们迫切寻求恢复我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对于以前曾出于某种原因而置身于阿富汗当前和平进程之外的所有阿富汗人，我们都伸出了和平与和解之手。

“和平进程是一项全面工作。至今为止，拉巴尼先生一直通过高级和平委员会领导了这项工作，并得到了国际社会合作伙伴的支持，但现在他却不幸地离开了我们。这项工作包括使武装战斗人员重返社会，开始体面的平民生活，并与塔利班领导人和解。

“和解政策的基础是我们承诺让政治进程更具包容性，并为塔利班领导人和所有其他好战的领导人提供一个真正可以接受的代替暴力途径；这些人现在大都呆在阿富汗境外。只要这些领导人与基地组织断绝联系，放弃暴力活动，并接受阿富汗宪法，我们就欢迎他们回国，在阿富

汗政治和阿富汗政府中发挥他们的适当作用。显然，如果没有区域和国际伙伴的真诚合作，尤其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合作，这一战略就无法取得成功。

“2011 年对阿富汗来说是关键性的一年。对我国来说，最重要的事态发展是今年 7 月开始的过渡进程。这一进程将确保国际部队在 2014 年底以前把安全责任完全移交给阿富汗人。随着过渡进程的完成，我们阿富汗人和国际合作伙伴就实现了我们 10 年期伙伴关系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建设一个拥有主权、自力更生、成为所有阿富汗人的和平家园的阿富汗，一个自身实现和平并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平共处的阿富汗。

“不言而喻，过渡进程的成功不仅倚仗阿富汗人民的要求和坚定决心，而且也依靠国际社会的继续支持。我国的北约合作伙伴在发展我国安全机构能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尤其重要。

“另一方面，过渡不仅限于安全方面。的确，过渡固然令人期待，而且是必经之路，但是外国部队从阿富汗撤出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却需要审慎处理。换句话说，要让阿富汗真正能自力更生，除了安全领域的过渡，还需要经济领域的全面过渡。经济领域的过渡比安全领域过渡所需的时间要长得多，需要我们的国际伙伴在 2014 年之后继续坚定支持我们。

“在此背景下，我国期待 2011 年 12 月 5 日将于德国波恩举行的、令人盼望已久的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由德国主办、并由阿富汗主持的波恩会议将为我国提供一个机会，向国际合作伙伴们通报过去 10 年《契约》执行工作的主要成就，尤其是过渡进程与和解进程的进展情况。

“最重要的是，在波恩，我们将呼吁国际社会在 2014 年之后，也就是说在外国军队撤离阿富汗国土之后，继续为阿富汗提供帮助。为此，我们将在会上介绍阿富汗的未来十年构想，也就

是把阿富汗发展成稳定的国家，拥有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和繁荣的经济。作为处在渐露端倪的‘新丝绸之路’中心的国家，阿富汗能够成为贸易和运输的区域枢纽。这一愿景值得我们阿富汗人汇集一切努力，值得国际社会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

“我们将呼吁建立阿富汗与朋友和伙伴之间的新型合作范式，将此作为长期伙伴关系的框架。我国目前正在与美国和包括欧盟在内的其他伙伴就战略伙伴关系问题进行谈判，这种伙伴关系将成为我国希望与国际社会成员达成那种持久、全面伙伴关系的范例。这种伙伴关系将有助于确保阿富汗的安全和稳定，并帮助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我强调，无论是我国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还是我国将来建立的任何其他伙伴关系，都不会威胁我国邻邦或其他任何国家的稳定。

“我还要强调，在未来的这些伙伴关系中，阿富汗的主权原则和阿富汗国的中心地位必须得到应有的接受；我们所延续的伙伴关系在方式上必须符合阿富汗主权的要求。作为朝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为促成建立一个具备能力、真正属于本土的机构，国际社会所设立的任何平行机构，不管是安全、治理还是发展领域的机构，都应撤消。

“特别需要指出，联合国在阿富汗发挥的作用必须按照阿富汗主权要求作出调整。我欢迎在秘书长授权下审查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的任务授权。我们期待今后几个月参与这一审查，并期待它的正面结论。

“在区域合作问题上，我国正在为定于 2011 年 11 月 2 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区域会议，与阿富汗的老朋友加兄弟土耳其共和国密切合作。伊斯坦布尔会议将由土耳其主办，阿富汗协办，它将帮助确定和平与稳定方面的区域共同愿景。该会议将肯定阿富汗对稳定的追求，并确认在共

同挑战面前，尤其是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毒品贸易及妨碍正当交流与通行的障碍等各种挑战面前，日益需要在这个地区建立信任与合作。

“过去 10 年里，我们采取了无数举措推动区域合作，主要着眼于贸易和经济活动。然而，我们从中懂得，除非我们勇敢地应对那些导致区域分裂的政治分歧和信任与信心不足问题，区域合作将只是个梦想。正因为如此，我国在伊斯坦布尔会议上打算重点讨论政治和安全问题。

“今后几周，我国计划与亚洲心脏地带所有国家展开磋商，在会议召开前形成共识。

“在当今彼此关联的世界上，阿富汗及周边地区的发展受到更大范围世界事件的巨大影响。因此，我们阿富汗密切关注着中东局势。作为多年经历战争与破坏的国家，我国对中东国家爆发的暴力事件深感焦虑。我国尤其关切利比亚局势的发展。我们承认全国过渡委员会是利比亚的合法政府。然而，根据我国自身的经验，我们促请兄弟国家利比亚记住，通向和平的最便捷途径是确保包容性，并捍卫利比亚国家的统一。

“阿富汗人民深切同情巴勒斯坦兄弟姐妹所处的困境。我们再次呼吁立即结束他们所受的苦难，实现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有鉴于此，我国坚定支持旨在使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努力。我希望，我们今年能够自豪地看到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的第 194 个会员国。

“今年早些时候，由于自然灾害的袭击，日本人民遭受了沉痛的损失，阿富汗人民对此感同身受。日本是阿富汗长期的老朋友，我们相信这个伟大的国家不久就能克服恢复工作带来的挑战。

“大会是我们集体意志的体现：团结一致，应对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发掘潜力，为所有人营造一个和平而繁荣的世界。我们汇聚在这

里，恰恰证明联合国在实现我们集体意志方面发挥着宝贵作用。我赞扬潘基文秘书长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能力，指引联合国朝着真正成为和平世界的财富的方向迈进。

“最后，在过去 10 年中，全球许多国家对阿富汗人民给予了支持。我代表阿富汗人民再次感谢他们的支持。”

晚 9 时散会。